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一

唐隴西牛僧孺

編

明樵李高承延較

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然以心
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
事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
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



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
嘆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
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
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
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
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
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
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
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
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
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
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
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竒作吾將復濟子幾
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
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在
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念此謀生石

季倫倚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
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
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
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
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
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
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
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
唯而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
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
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
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旅
櫬恩者麗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
者方肅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
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
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

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
白虎分據前後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
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
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
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
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
耳安心莫懼終無所畏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
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瓮滿中貯水而已道士

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
之聲動天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
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
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
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
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拘怒而去
俄而猛虎毒龍後狻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擎攫
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

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
右電光掣其前後日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
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
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
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
春前長槍刃叉四面迳迺傳命曰肯言姓名卽
放不肯言卽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
其妻來摔於堦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

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者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
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
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
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
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咒且罵子春終
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
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
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

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
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搗磨火坑鑊
湯刀山劒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
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
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
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
日亦墜火墮床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
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

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
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
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
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
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
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
不笑爾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
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

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
碎血濺數步子春夢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
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
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
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
瓮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
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
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
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
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
之子春旣歸愧其恩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
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隣有韋恕梁天
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長女旣笄召里中

媒媪令訪良才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媪
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
有女將適人求良才於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誠
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
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豈
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
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
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

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
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
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
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道其意
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
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
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
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多時而錢到當如之何

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
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鋤地鬻蔬
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
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居家誠貧鄉
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
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
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卽去者恐有留戀今既
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且且

歸耳天將曉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
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
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
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山南
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
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
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
水過水延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

忽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
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唳耳
日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
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物目所
未觀異香氤氳遍滿崖谷忽聞環珮之聲漸近
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
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
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

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
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固無斯須泰時兄
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
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
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
真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
之盛世間未見略序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
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

內廳明日方曉張老與韋氏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憇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中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數十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隱隱有音樂之聲韋君在館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乃下於庭張老與妻

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

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
曰取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
家強逼之曰必不得庸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邨
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
韋曰張老令取錢千萬持此席帽爲信王老曰
錢卽實有帽是乎韋前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
王老未語有小女自青布幃中出曰張老嘗過
令縫帽頂其時無阜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

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錢載而歸乃
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
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
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
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
遊揚州閒行北邨前忽見張老崑崙奴前拜曰
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
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中金十斤以奉

日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
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人報義方坐於酒旗下
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
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嘆而歸又
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貞元之士
李公者知鹽鐵院聞從事韓準太和初與甥姪
語惟命余纂而錄之

裴謚

裴謚王恭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
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
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煉手足胼胝十數
年間無何梁芳死恭伯謂謚曰吾所以忘家耳
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
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覩乘雲駕鶴遊戲蓬
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
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恭伯

所慕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
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憇
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翁爲侶
且腰金拖紫圖影凌烟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
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謔曰吾乃夢醒者不復
低迷恭伯遂歸謔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
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肅妻之
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

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行船不敢動時天
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
棹而去其疾如風恭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
近此漁父敢突過我試視之乃謔也遽令追之
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
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
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况少年白晝而擲
之乎恭伯粵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

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
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恭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
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
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謹曰吾
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
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
給爾子何以贈我吾山中之友或市藥於廣陵
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

車門卽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脩
然而去恭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閑思謹言因
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
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
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蔥蘢景色妍媚
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
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
若螻蟻旣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青衣出曰阿郎

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恭伯前拜視之乃譙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

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指曰叅評事恭伯答拜細視之乃恭伯妻趙氏也恭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

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恭
伯坐間取一殿色朱李授之趙顧恭伯潛繫於
衣帶妓作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
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
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曉裴召前黃頭曰
送趙氏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
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
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浮沉於生死海中

求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難
再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往復勞
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恭伯曰評公使車留
此一宿得無驚羣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間時
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恭伯
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
宅乃荒涼之地烟草極目惆悵而反及京奏事
畢得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拙不足以

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恭之夫上以承先
祖下以繼後嗣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
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
諱乎恭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恭伯亦自不
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
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
者鬻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
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堯爲蟬鯤爲鵬萬

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况耳目之
外乎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二

唐隴西牛僧孺編

明橋李高承埏較

韋氏

京兆韋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記之雖媒媪日來盛陳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終不諧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參京兆軍事其府之司祿

張審約者汝之老舅也爲王媒之將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張旣熟我又爲王之媒介也其辭不虛矣亦終不諧又二年進士張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許之遂擇吉焉旣成禮訖因其母徐問之對曰吾此乃夢徵矣然此生之事皆見矣豈獨適楚金之先知乎某旣筭夢年二十適清河楚金以尚書節制廣陵在鎮七年而楚金伏法闔門皆死惟

某與新婦一人生入掖庭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詔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宮闕與新婦渡水迨暗及灘四顧將昏然不知所往因與新婦相抱於灘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數百步有壞坊焉自入西門隨垣而北其東大門屋因造焉又無人而大開遂入及壞戟門亦開又入踰屏迴廊四合有堂旣扃堦前有四大櫻桃樹林花發正茂及月色滿庭

似無人居不知所告因與新婦對臥堦下未幾有老人來訴逐告以前情遂去又聞西廊步履之聲有一少年郎來訴且呼老人令逐之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哭拜堦下曰某尚書之姪也乃慟哭曰無處問耗不知阿母與阿嫂至此乃自天降也此卽舊宅堂中所鑱無非舊物慟哭開戶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後從化其母大奇之且人之榮悴無非前

定素聞之矣豈夢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記之俄而楚金授鉞廣陵神龍中以徐恭業有興復之謀連坐伏法惟妻與婦免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則天因降誕日大縱籍沒者得隨例焉午後受詔及行總監緋闥走留食候之食畢實將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無差夢焉噫夢信足徵也則前所敘扶風公之見又何以■焉

郭代公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一第自晉之汾夜行陰
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
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
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
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
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
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
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

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
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
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鎖
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
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
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
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
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

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
立于前若爲儼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
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
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
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
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
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
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

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
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腊乎曰此地
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厨願削以獻
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
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
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
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
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

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昇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醜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

卽風雷雨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妖之獸

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
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
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
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
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鋏鑊之屬
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
因圍而斲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
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

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
餞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
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
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
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
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
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岐
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

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
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二

終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三

唐

隴西

牛僧孺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女也初嫁任華潯陽
之大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貞元十
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
髮裸形流血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

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隣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憇焉而邑有瓦棺寺

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省吾惑矣於是褐衣之上元捨力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閑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辯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

解疑况子之冤懇而神告如此當爲汝思之默
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
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
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
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
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
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涕
拜謝曰賊名旣彰雪冤有路苟獲釋憾誓報深

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
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
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
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
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
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
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詭小師乎公
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

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
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
間有申村囚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
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
聞其從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
凡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
器之晝與羣傭共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
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欽念視士寂卽自視其

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鎖塔
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見其父及
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未
嘗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
重陽二盜飲旣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
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
釋教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授教者
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讐天亦不奪遂以夢

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碎此
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像以報効
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太和庚戌歲復遊巴
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志持以相
示一覽而復之錄恠之日遂纂于此焉

党氏女

党氏女同州韓城縣芝川南村人也先是有蘭
如賓者舍於芝川元和初客有王蘭者以錢數

百萬鬻茗止其家積數年無親友之來者一旦
臥疾如賓以其無後患也殺之服饌車輦僕使
之盛擬於公侯其年生一男美而慧雖孔融衛
玠之爲奇猶未可爲比其家念之謂驪珠趙璧
未敵名曰玉童衣食之用日可數金其或不豫
舞神拜佛之費一日而罄不顧也旣而漸大輕
裘肥馬恣其出入於是交游少年歌樓酒肆悅
音恣博日不暫息雖狂徒皆伏其豪然而孽產

稍衰稼或不登卽乞貸望歲元和十年王童暴卒父母之哀哭玠之不若也號哭之聲感動行路恨不得自身代之如賓極困成瘵其所飾終之具洎捨財梵侶佛畫蓮宮致席命樂之費若不以家爲者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而追泚焉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日矣太和三年秋有僧玄照求食於党氏家有女子年十三四映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北數里芝川店有蘭氏

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師到必喜蓋往焉僧曰女非出入村市之人何以知此而給我也女笑曰其亡子卽我之前身耳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照於是造蘭氏門入巷而見其廣幕崇筵及門人皆喜照之來揖之而入旣卒食如賓哀不自勝照曰丈人念亡子若此要見其今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照具以告如賓遽適党氏請見之父母以告女不肯出如賓益聳躍獨

念不以其母來且無藉手此所以不出也遂歸
明日與其妻偕携蜀紅二十疋爲請見之資女
納紅復不肯出如賓求其父母萬辭父母以如
賓之懇也入謂女曰汝旣不欲見不當言之旣
言而蘭叟若此之請安得不強見女不復語父
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第告之何必相見但
云其子身存及沒多岐所費王蘭之財盡未聞
此必不求矣父母出以告如賓顧其妻無言而

退旣出父母問其故女曰兒前身茗客王蘭也
有錢數百萬客其家元和初頭眩而臥遂爲如
賓所殺而取其財因而巨富某旣死而訴於上
帝上帝召問欲何以報蘭言願爲子以耗之故
委蛻焉耗之且盡而死近與之計唯十環未足
故有蜀紅之贈而今而後如賓不復念其子而
齊亦罷爾韓城有趙子良者嘗賞茗五束未酬
而蘭死今當以其直求爲婦幣足而某去耳亦

不爲婦也俄而媒氏言子良之子納幣焉親迎之期約在歲首旣畢納而失女父母懼子良之責也僞哭而徙葬焉其夕遇女曰天帝以天下人愚率皆欺暗枉道詐心萬端謂人可以言排神可以詐惑以詐惑人者人亦詐焉以妄欺人者人亦妄焉以嫉誣人者人亦誣焉雖虛矯之俗交報或闕而冥冥間良不可罔知已之所爲而不咎人者鮮矣故遣某托身近地而警羣妄

耳頃者未言得侍昏旦此心旣啓難復淹留撫育之恩亦償舊德乍辭顧盼能不悵懷各勉令圖無惑多恨言訖而去此非天之勸戒耶太和壬子歲通王府功曹趙遵約言之故錄之耳

崔環

安平崔環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滎陽別業忽見黃衫吏二人執帖來追遂行數百步入城城中街兩畔林相對絕無

人家直北數里到門題曰判官院見二吏迤邐
向北亦有林木袴靴秣頭佩刀頭執弓矢者散
立者各數百人同到之人數千或袒或繫或縛
或囊盛其頭或連其項或衣服儼然或簪裙濟
濟各有懼色或泣或歎其黃衫人一留伴環一
入告俄聞決人四下聲既而告者出曰判官傳
語何故不撫幼小不務成家廣破莊園但恣酒
色又慮爾小累無掌且爲寬恕輕杖放歸宜卽
洗心勿復貳過若踵前非固無容捨乃勅伴者
令送同歸環曰判官謂誰曰司戎郎也環泣曰
棄背多年號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顏不遙乞一
拜見死且無恨二吏曰明晦路殊去留有隔不
合見也環曰向者傳語云已見責此身不入何
以受刑吏曰入則不得歸矣凡人有三魂一魂
在家一魂受杖耳不信看郎脛合有杖痕遂褰
衣自視其兩脛各有杖痕四痛苦不濟匍匐而

行舉足甚艱同到之人歎羨之聲喧於岐路南
行百餘步街東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
判官爲日雖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貧各有許惠
資財竟無暇取不因送郎陰路無因得往求之
請郎暫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頃卽來諸處皆是
惡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訖各去
久而不來環悶試詣街西行一署門題曰人礦
院門亦甚靜環素有膽且恃其父爲判官身又

蒙放遂入其中過屏障見一大石周迴數里有
一軍將坐於石北廳上據案而坐鋪人名遶石
及石上有數千大鬼形貌不同以犬鐵椎椎人
爲礦石東有杵械枷鎖者數千人悲啼恐懼不
可名狀點名拽來投於石上遂椎之旣碎唱其
名軍將判之一吏於案後讀之云付某獄訖鬼
卒捧去其中有付磔獄者付火獄者付湯獄者
環直逼石前看之軍將指之云曹司法嚴不合

妄入彼是何人敢來閑看人吏競來傳問環恃
不對軍將怒曰看既無端問又不對傍觀豈如
身試之審乎勅一吏拽來鍛之環一魂尚立見
其石上別有一身被拽撲臥石上大椎椎之痛
苦之極實不可忍須臾骨肉皆碎僅欲成泥二
吏者走來搥胸曰郎君再三乞不閑行何故來
此遽告軍將曰此是判官郎君陽祿未終追來
却放暫來入者遂道如斯何計得令復舊無間

地獄入不須臾軍將者亦懼曰初問不言忿而
處置如何因問諸鬼曰何計得令復舊皆曰唯
濮陽霞一人耳曰遠近曰去此萬里昨者北海
王子化形出遊爲海人所損其王請出今亦未
迴乃令一鬼召之有頃而到乃一髯眇目翁也
應急而來喘猶未定軍將指環曰何計霞曰易
耳遂解衣纏腰取懷中藥末糝於礦上團撲一
翻一糝糝遍槎其礦爲頭項及身手足剜刻五

臟通爲腸胃彫爲九竅逡巡成形以手承其項
曰起遂起來與立合爲一遂能行大爲二吏所
責相與復南行將去濮陽霞撫肩曰措大人礦
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許一錢環許錢三十萬霞
笑曰老吏身忙當使小鬼梟兒往取見卽分付
遂行欲及城門見一吏從北走向南者二吏以
私行有礦環之過恐宜之怒環而召也謂環曰
彼見若問但言欲觀地獄之法以爲儆戒故在
此耳吏見果問環答之如言遂別去復行須臾
至滎陽二吏曰還生必矣某將有所取能一觀
乎環曰固所願也共入縣郭到一人家中堂一
吏以懷中繩繫床上女人頭盡力拽之一吏以
豹皮囊徐收其氣氣盡乃拽下皆縛之同送環
家入門二吏大呼曰崔環誤築門扇遂寤其家
泣候之已七日矣後數日有梟鳴于庭環曰濮
陽翁之子來矣遂令家人刻紙錢焚之乃去疾

平潛尋所見婦人家乃縣紉郭霈妻也其時尚
未有分河之議後數月河中節度使司徒薛公
平議奏分河一枝冀減衝城之勢初奏三丁取
一既慮不足復奏請二丁役一竟如環陰司所
見也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三

終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四

唐 隴西 牛僧孺 編

明 樛李 高承延 較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九年泛舟抵巴陵遇風吹
至君山因維舟登岸尋小徑不覺行三四五里
輿酣踰越溪澗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
裏洞徹圓而坦平周匝六七畝其外盡生翠竹

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
徐吹戛戛爲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餘
尺條幹偃陰爲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
碧蘂深紅異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丹
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翱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
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
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
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

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鈞弋夫人常所唱詞曰
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裡未得歸朱
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
下淚時唱曰昔請司馬郎爲作長門賦徒使費
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者
吾初學賦時爲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實
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
余昔見漢武帝乘鬱金檝泛積翠池自吹縹玉

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
鄙賤奉恩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
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
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
舟興酣至此耳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風得臻
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
力生人爲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遙呼曰
阿春此間有客卽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
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幙重檻飛楹周
匝石際一青衣自戶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
顏甚姝美謂歸舜曰三十娘子傳語郎君貧者
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略坐以具
蔬饌卽有捧水晶床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
因呼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黃郎不
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前度受捶有鸚
鵡卽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

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
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
波翻水晶玉樓闕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栖
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
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
母左右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籙東方朔授我
秘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
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爲

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
什機雲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誰爲宗師
歸舜曰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
曰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俄而阿春捧赤玉
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香裂鼻飲食訖忽有
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
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
不促回因投尺綺曰以此掩眼卽去矣歸舜從

之忽如身飛却墜以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
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見也

崔書生

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者居東州邏谷口好植
花竹乃於戶外別蒔名花春暮之時英蘂芬郁
遠聞百步書生每晨必盥漱獨看忽見一女郎
自西乘馬東行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郎所乘
馬駿崔生未及細視而女郎已過矣明日又過

崔生於花下先致酒茗罇杓鋪陳茵席乃迎馬
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香茂似
堪流盼伏見女郎頗自此過計馭僕當疲敢具
草醪希垂憇息女郎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
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郎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
言訖遂去崔生明日又於山下別致醪酒候女
郎至崔生乃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
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郎曰車馬甚疲暫歇無

傷因自控女郎馬至堂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日
君既未婚予爲聘可乎崔生大悅再拜跪請不
相忘老青衣曰事卽必定後十五日大吉辰君
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饌小娘子
阿姊在邏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自往省別某
去便當諮啓至期則皆至此矣於是促行崔生
在後卽依營備吉席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
其姊亦儀質極麗遂以女郎歸於崔生母在舊
居殊不知崔生納室以不告而娶但啓聘媵母
見女郎新婦之禮甚具經月餘日忽有一人送
食於女郎甘香特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瘁因
伏問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壽今汝所
納新婦妖美無雙吾於工塑圖畫之中未嘗識
此必恐是狐媚之輩傷害於汝遂致吾憂崔生
入室見女郎女郎涕淚交下曰本侍箕箒仗皇
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輩明晨卽便請行

相愛今宵耳崔生掩淚不能言明日女郎車騎
至女郎乘馬崔生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餘里山
間有川川中異香珍果不可勝紀館宇屋室侈
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女郎曰小娘子無行崔
生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
青衣傳女郎姊言曰崔郎遺行使太夫人疑阻
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
屈能而召崔生入責謂再三辭辯清婉崔生但

拜伏受譴而已遂坐於中寢列食食訖命酒召
女樂洽飲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郎曰須令
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贈送女郎遂出白玉合子
遺崔生崔生亦有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行至
邏谷口廻望千巖萬壑無徑路自慟哭歸家常
持玉合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崔生
出見胡僧僧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
貧士何有見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

道望氣知之崔生因出合子示胡僧僧起拜請
曰請以百萬市之遂將去崔生問僧曰女郎是
誰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
亦負美名在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娶之不得
久遠倘住一年君舉家必仙矣崔生嘆怨迨卒

來君綽

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
煬帝盡欲誅其子君綽憂懼連誅因與秀才羅

巡羅逃李萬進結爲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
夜黑迷路路傍有燈火因與共投之扣門數下
有一蒼頭迎拜君綽君綽因問此是誰家答曰
科斗郎君姓威卽當府秀才也遂啓門又自閉
敲中門曰蝸兒外有四五個客蝸兒卽又一蒼
頭也遂開門秉燭引客就館客位床榻茵褥甚
備俄有二小童持燭自中門出曰大郎子出來
君綽等降階見主人主人辭彩朗然文辯分錯

自通姓名曰威污蠖敘寒温訖揖客由阼階坐
曰污蠖忝以本州鄉賦得與足下同聲清宵良
會殊是所願卽命酒合坐漸至酣暢談謔交至
衆所不能對君綽頗不能平欲以理挫之無計
因舉觴曰君綽請起一令以坐中姓名雙聲者
犯罰如律君綽曰威污蠖實譏其姓衆皆撫手
大笑以爲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
爲歌聲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羅李羅來李羅李

羅來羅李羅李來衆皆慚其辯捷羅巡又問君
風雅之士足得自比雲龍何玉名之自貶耶污
蠖曰僕久從賓貢多爲主司見屈以僕後於羣
士何異尺蠖於污池乎巡又問公華宗氏族何
爲不載污蠖曰我本田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
丁之類何足下之不學耶旣而蝸兒舉方丈盤
至珍羞水陸充溢其間君綽及僕者無不飽飫
夜闌徹燭連榻而寢遲明敘別恨恨俱不自勝

君綽等行數里猶念污蠖復來見向所宿處了
無人居惟污池池邊有大蠖長數尺又有蝸螺
丁子皆大常者數倍方知污蠖及二豎皆此物
也遂共惡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數升

曹惠

國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中
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丹青剝落惠因
持歸與稚兒方食餅木偶卽引手請之兒驚報

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卽言曰輕紅輕素自有名
何呼木偶於是轉盼馳走悉無異人惠問曰汝
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曰某與輕紅是宣城太
守謝家備偶當時天下工巧總不及沈隱侯家
老蒼頭季忠也輕素輕紅卽季忠所造隱侯哀
宣城無常塋日故有此贈時輕素壙中方持湯
與樂家娘子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敕聲娘子畏
懼跣足化爲白蠖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

謝郎持領瑟瑟環亦爲賊敲頤脫之賊人照見
輕紅等曰二冥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具遂持
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爾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
猶子咬頭將至此以到今日惠又問曰曾聞謝
宣城婚王欽則女爾何遽云樂家娘子輕素曰
王氏乃生前之妻樂家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酷
種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猶與宣城琴瑟不睦伺
宣城嚴顏則礫石抵關以爲威脅宣城自密啓

于天帝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
娶樂彥輔第八娘子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
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宣
城嘗云我才方古人唯不及東阿耳其餘文士
皆吾枕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爲南曹典銓郎
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
日一朝晉宋齊梁可以爲勞近聞亦已停矣惠
又問曰汝二人靈異若此吾欲捨汝何如卽皆

喜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能逃廬山山神欲娶輕素作舞姬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思請命畫工便賜粉黛卽令工人爲圖之使被錦繡輕素喜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有他人會者無不爲忠臣居大位矣言曰雞角入骨紫鶴喫黃鼠甲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言訖而滅後有人禱

廬山神女巫巫云神君新納一夫人要翠花釵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薦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識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爲人說云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四終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五

唐

隴西

牛僧孺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掾滕庭俊患熱病積年每發身如燒熱數日方定召醫醫不能治後之洛調選行至滎陽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達前所遂投一道傍莊家主人暫出未至庭俊心無聊賴自

歎吟曰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卽有老父鬚
髮甚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而曰老父雖無所
解然性好文章適不知郎君來正與和且耶聯
句次聞郎君吟爲客多苦辛日暮無主人雖曹
丕客子常畏人不能過也老父與和且耶同作
渾家門客門客雖貧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話耳
庭俊甚異之間老父居止何所老父曰僕忝渾
家掃門之客姓麻名束禾第大君何不呼爲麻

大庭俊卽謝不敏與之偕行逶堂西隅遂見一
門門啓華堂複閣甚綺秀館中有樽酒盤杓麻
大揖庭俊同坐良久門中一客出麻大曰和至
矣庭俊卽降階揖讓還坐且耶謂麻大曰適與
君聯句詩題成未麻大自書題目曰同在渾平
原門聯句一首便請人爲四句矣麻大詩曰自
與渾家隣馨香遂滿身無關好清淨又用去灰
塵且耶良久乃曰但自爲一章亦不惡於是卽

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
符王筆端坐邇來求食渾家門庭俊猶未悟見
其館華盛因有淹留歇馬之計乃書四言云田
文稱好客凡養幾多人如使馮驩在今希廁下
賓且耶麻大皆笑曰使君得在渾家一日自當
足矣治飲引滿十巡主人至覓庭俊不見家人
叫呼之庭俊應曰唯而館宇麻大二人一時不
見身在廁屋下傍有大蒼蠅禿帚而已庭俊先
有熱疾自此後頓愈不復更發矣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嘗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
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逃竄入路傍
空莊須臾霽止斜月自出無有憇北軒忽聞西
廊有人行聲未幾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
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
黨豈不爲文以展平生之事其文卽曰口號聯

句也吟詠既朗無有聽之甚悉其一衣冠長人
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爲予發其二黑
衣冠短陋人曰嘉賓長夜清會時輝煌燈燭我
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
泉俟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黑衣冠身亦
短陋詩曰爨薪貯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
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
堂隍也迹相褒賞雖阮嗣宗詠懷亦不能加耳
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燭
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顧惣

梁天監元年顧惣爲縣吏數被鞭捶嘗鬱鬱懷
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
黃衣見顧惣曰劉君頗憶疇昔周旋否惣驚曰
弊宗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
曰僕二人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禎爲魏

時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公今當不知矣然
公言辭歷歷猶有記識音旨因出袖中五軸書
示惣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惣試省覽乃了然
明悟便覺藻思泉湧其集多人有本惟卒後數
篇記得一章詩題目曰從駕遊幽麗宮却憶平
生西園文會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
漢絕綱紀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
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

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真主歡文皇在春宮
蒸孳踰問安監撫多餘閑園囿恣遊觀末臣戴
簪筆翊聖從和鸞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
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爲和顧已誠所
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
梧揪寒今朝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于離宮
高躡浮雲端却憶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
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

文心金 卷五 五
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愨曰吾本短小無何
娶樂進女似其父短小尤甚日別君後改娶劉
荊州女尋生一子荊州與名似翁奴今年十八
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
與余同覽鏡余謂之曰汝首魁梧於余渠立應
余曰防風骨節專車當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余
又謂曰汝長大人爲將又應余曰仲尼三尺童
子羞言霸道况某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刺斫

乎余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
否良久沉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子旣是愨前
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
於縣宰則脫矣愨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開
國鄴地也公昔爲開國侍中何遽忘也公在坤
明國家累悉無恙賢小娘子嬌羞娘有一篇奉
憶昨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拋女不歸家
不作寺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

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愍不覺涕泗交
下爲一章寄嬌羞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
見淚沾襟時殊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訪尋
旣而王粲徐幹與愍愍敘別乃携劉禎集五
卷并具陳見王粲徐幹之狀仍說前生是劉禎
縣宰因見禎卒後詩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
小吏卽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愍所在集亦
尋失矣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禎猶庶得生顧

愍可不進修哉

周靜帝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富虐陵暴奢
逸好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
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
爲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各殊名字皆不
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麀者
姓衛者姓斑者然皆名受唯其帥名多受耳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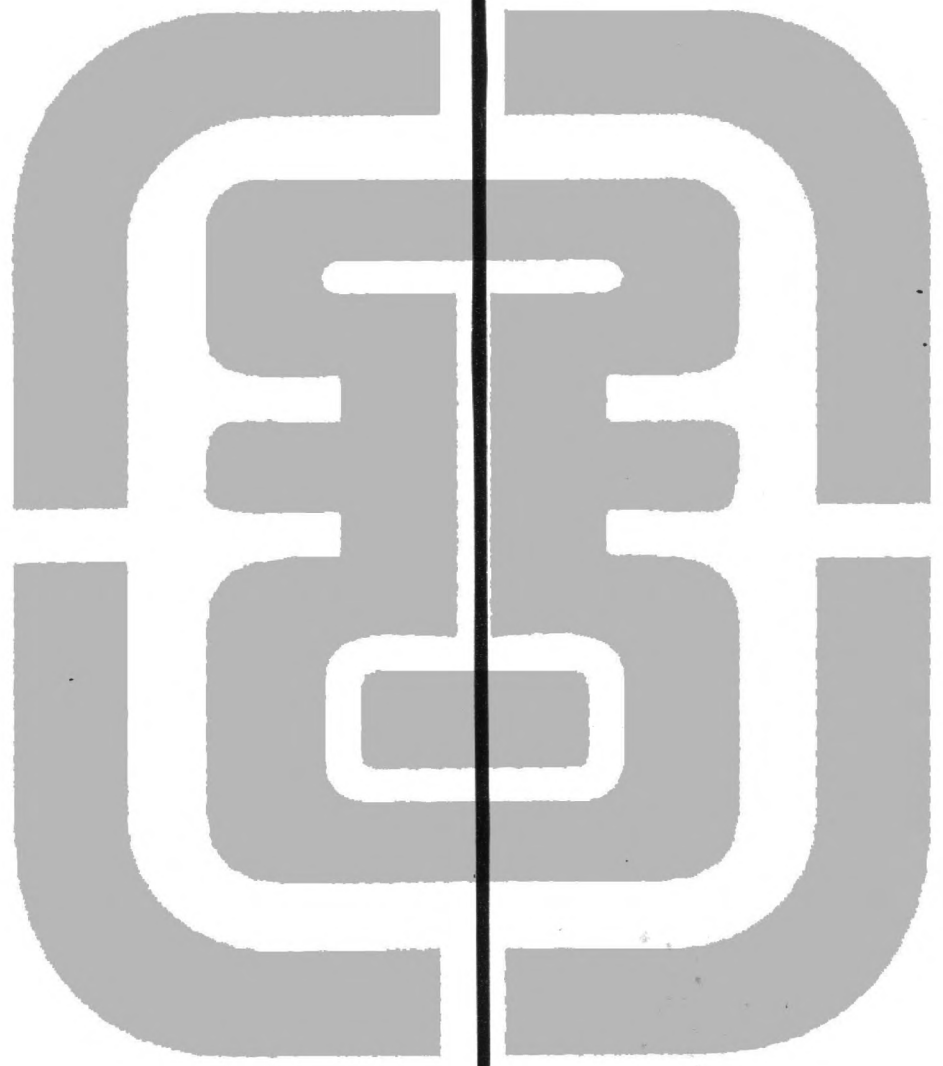
文性金 卷五
低曰君等悉似伶官不知有何所解多受曰曉
弄椀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
未覩者有一優卽前曰某等肚饑騰騰恰恰皮
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合骨
低甚驚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
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殘兩
人共一人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遂吐
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

低甚驚因重錫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
翻半月骨低頗似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王
人當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
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啼
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伶者皆
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卽吐之出親屬完全如初
骨低深懷喜怒欲伺隙殺之因令密訪諸伶果
於一廳宅基而滅骨低聞而令掘之深數尺得

瓦礫瓦礫之下得一大木檻檻中有皮袋數十
檻旁有穀麥觸卽爲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
滅不可識惟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
知諸袋爲恠欲舉出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
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李少卿在此欲
得且存某等卽李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
壓因至時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
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爾不敢
更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
冤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房廊戶牖皆爲冤
痛之音如焚袋時經旬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
舉家病死死死者相繼周歲無復孑遺其水銀後
亦失所在也

稽古堂訂正玄怪錄卷之五

終



三
情
金

卷
五

九

